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孔子曰：求，无乃尔是过与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。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。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季氏将攻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，来见孔子说：“季氏将出兵攻伐颛臾。”

“季氏”，刘氏正义说，就是鲁国的季康子。“颛臾”，据集解孔安国注，是伏羲的后裔，风姓之国，本为鲁国的附庸，当时臣属于鲁。季氏贪其地，欲灭而有之。冉有、季路，都作季氏家臣，所以来见孔子，报告此事。

孔子指名冉有说：“求，无乃尔是过与？”“无乃”，是疑问辞，此句意为：“恐怕是你的过失吧。”“夫颛臾”以下一段，是孔子说出不能伐颛臾的理由。颛臾是周之先王所封，为东蒙山的祭主，而且在鲁国的封域之中，是鲁侯的社稷之臣，“何以伐为”，何以要攻伐呢？

“东蒙”，即是蒙山。刘氏正义说，山在鲁东，故云东蒙。胡氏谓禹贡锥指，蒙山在今蒙阴县南四十里，西南接费县界，汉志蒙阴县有蒙山祠，颛臾国在山下。

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“夫子”就是称季康子。季氏欲伐，我们两个做家臣的人都不欲伐。

孔子说，求，古时周任说过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为人辅相者，要量度自己的能力，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告退。否则见人危险而不能维持，见人颠倒而不能扶起，那个人又何需你做他的辅相呢？而且你说：“季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你这话错了。喻如猛虎兕牛从柙槛中逃出，神龟宝玉毁在所藏的椟匱中，那不是看守者的过失，究竟是谁的过失呢？

“周任有言曰，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马融注：“周任，古之良史。言当陈其才力，度己所任，以就其位，不能则当止。”

冉有说，今之颛臾，城郭完固，与季氏的费邑相近，现在如不攻取，将来必定是季氏子孙的忧患。

孔子说，求，你说的这个道理，君子很厌恶，明明是季氏贪欲颛臾之地，你舍之不说，“而必为之辞”，而必捏造一些言辞，说：“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我尝听说，有国的诸侯，有家的卿大夫，不患贫穷，而患不平均，不患民寡，而患上下不相安。盖因平均则能致富而无贫，和气则有远方人来而无寡，相安则不召外患而国家不致倾危。诚能如此，远方人如不归顺，则我修养文化道德，以使其来归。彼既来之，则使其安之。如今仲由与冉求辅相季氏，远人不服，而不能修文德以召来之，国内人心分崩离析，自身已不能保守，还要出兵伐国内的附庸，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，而在其萧墙之内。

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董子春秋繁露度制编引：“孔子曰：不患贫，而患不均。”刘氏正义：“盖贫由于不均，故下文言均无贫。论语本错综其文，而繁露则依义引之，故不同也。”俞氏曲园古书疑义举例，以为寡贫二字传写互易，可据繁露订正为：“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。”

“萧墙”。郑康成注：“萧之言肃也，萧墙谓屏也。君臣相见之礼，至屏而加肃敬焉，是以谓之萧墙。”皇疏：“臣朝君之位在于萧墙之内也。今云季氏忧在萧墙之内，谓季氏之臣必作乱也。然天子外屏，诸侯内屏，大夫以帘，士以帷，季氏是大夫，应无屏，而云萧墙者，季氏皆僭有之也。”方观旭论语偶记：“萧墙之内何人，鲁哀公耳。不敢斥君，故婉言之。”方氏以为，斯时哀公欲去三桓，季孙畏颛臾世为鲁臣，与鲁犄角以逼己，惟有谋伐颛臾，始能阻止哀公之企图。孔子指季氏忧在萧墙之内，意谓季氏非忧颛臾而伐颛臾，实忧鲁君而伐颛臾。此夫子诛奸人之心，而抑其邪逆之谋。刘氏正义同方氏之说。

皇疏引蔡谟说，冉有、季路并以王佐之姿，处彼相之任，岂有不谏季孙，以成其恶。所以同其谋者，将有以也。量己揆势，不能制其悖心于外，顺其意以告夫子，实欲致大圣之言以救其弊。

潘氏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说，春秋三传皆不载季氏伐颛臾事，则其闻夫子之言而止也必矣。

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

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

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。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。

刘氏正义引礼记中庸篇说：“非天子，不议礼，不制度。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不敢作礼乐焉。”又引孟子尽心下篇说：“征者，上伐下也，敌国不相征也。”

礼乐征伐之权，不由天子，而由诸侯擅行，便是天下无道。就诸侯而论，一旦不听从天子之命，自专礼乐征伐，则这诸侯大概传到十代就要亡国，不亡却是希少。

诸侯国内有大夫，如果大夫不听从诸侯之命，擅行礼乐征伐，则这大夫传到五代就要丧失其政权，不失亦见希少。

大夫有家臣，对诸侯称为陪臣。如果陪臣把持国家的政令，传到三代就要失政，不失亦是希少。

天下有道，政权不会由大夫掌握。天下有道，民众对政治无话可说，所以庶人不议。

各注举诸侯十代亡国的事证：

集解孔安国注：“周幽王为犬戎所杀，平王东迁，周始微弱。诸侯自作礼乐，专行征伐，始于隐公，至昭公十世失政，死于干侯矣。”

刘逢禄论语述何说：“齐自僖公小霸，桓公合诸侯，历孝、昭、懿、惠、顷、灵、庄、景，凡十世，而陈氏专国。晋自献公启疆，历惠、怀、文，而代齐霸，襄、灵、成、景、厉、悼、平、昭、顷，而公族复为强臣所灭，凡十世。鲁自隐公僭礼乐灭极，至昭公出奔，凡十世。”

大夫五世失政的事证：

刘逢禄论语述何说：“鲁自季友专政，历文、武、平、桓子，为阳虎所执。”

陪臣三世的事证：

刘逢禄论语述何、刘宝楠论语正义皆说，南蒯、公山弗扰、阳虎，皆为鲁国季氏家臣，皆是及身而失。孔子所说的“三世希不失”，可作两种解释，一是约略言之，一是就南蒯、公山弗扰、阳虎三人相接而说为三世。

孔子曰：禄之去公室，五世矣。政逮于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。

禄，郑康成注为“爵禄”，爵是爵位，禄是俸禄。爵禄赏罚，决于君主，故即代表君主之权。“禄之去公室五世矣”，这就是说，鲁君不能作主，已经五代了。“政逮于大夫四世矣”，这是说，鲁国的三家大夫掌握政权，已经四代了。三桓是鲁国的仲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卿，他们都出于桓公，所以称为“三桓之子孙”。三桓中的仲孙后来改称孟孙。三桓子孙把持国政既已经过四代，所以也衰微了。

郑康成注：“言此之时，鲁定公之初。鲁自东门襄仲，杀文公之子赤，而立宣公，于是政在大夫，爵禄不从君出，至定公为五世矣。”

三桓专政四世，举季孙氏为例，孔安国注：“文子、武子、悼子、平子。”江永群经补义说：“当以文子、武子、平子、桓子为四世。”

此章与前章合观，可以了解春秋时代各国兴衰的事实与原因，天道好还之理，值得深思。

孔子曰：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

有益的朋友有三种，有损的朋友有三种。

友直，就是交正直的朋友。友谅，交宽恕的朋友。各注把谅字当信字讲，但信与直意义相近，宜作恕字讲。友多闻，就是交博学多闻的朋友。交这三种朋友，都有益处。

友便辟，交恭谨周旋的朋友。友善柔，交善于面柔的朋友。友便佞，交巧于言词的朋友。交这三种朋友，都有损失。古注将便辟解释为公冶长篇的足恭，将善柔解释为令色，将便佞解释为巧言，可以参研。

孔子曰：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。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益矣。乐骄乐，乐佚游，乐宴乐，损矣。

三乐的乐字，一读耀音，当爱好讲，一读洛音，当喜乐讲。

前章指人而言，此章指事而言。

益者三乐：有益之乐事有三。损者三乐：有损之乐事，有三。

乐节礼乐：以礼乐节制为乐。礼讲秩序，乐讲和谐。行礼作乐皆有一定的节度。一个人以礼来节制自己的言行，以乐来调和自己的七情，以此为乐事，必得性情之正，自然有莫大的利益。

乐道人之善：道作导字讲，以导人向善为乐事，例如自己学礼乐，也引导他人学礼乐，一同往善路上走，必得大益。

乐多贤友：以多得贤友为乐事。朋友在五伦之中，故须交友，然必须交贤者为友，才有益处。

乐骄乐：骄乐是以骄为乐，无论以富贵骄人，以学问骄人，都对自己有损害，一个人不知骄傲有损害，反以为乐，而且以能得到骄乐为乐，则其所得的损害可想而知。

乐佚游：以佚游为乐。佚游的含义很广泛，兹依王肃注：“佚游，出入不知节也。”出入没有节度，则生活无规律，工作无秩序，一切陷于混乱。

乐宴乐：以宴乐为乐。朋友酒食聚会，不可久留，如果以此为乐，则无论对于身心都有损害。

孔子曰：侍于君子有三愆。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

愆作过失讲，随侍君子，容易犯三种过失。

话未到当说时而说，谓之躁。郑康成注：“躁，不安静也。”例如君子未问，自己就先说，这就犯了心浮气躁之过。郑注从古论语作躁，释文说，鲁论读躁为傲。

话当说而不说，谓之隐。孔安国注：“隐，不尽情实也。”如君子已问，就应当把话明白的说出来，如果不说，这就犯了隐匿之过。

没有观察君子的颜色就说话，谓之瞽。集解周先烈注：“未见君子颜色所趣向，而便逆先意语者，犹瞽者也。”颜色表示意向，不看君子颜色而言，犹如盲者说话而不看对方，大为失礼，所以也是过失。

这三种过，不但不能对君子，即对任何人都不能犯，但犯于君子更为严重。

孔子曰：君子有三戒。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。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

君子要有三戒，依人生少壮老三时期，戒三件事。

少年时，“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”血属阴，气属阳，人的身体必须阴血阳气流行，始能维持生存。少年身体内的血气尚未充实，要戒的是***之欲。因为色欲最损血气，不戒则身体发育不全，往往夭折，故须戒色。古时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，即有戒色的用意。

到了壮年时，即在三十岁以后，“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。”此时血气正好刚强，难忍一朝之忿，与人争斗，必然召凶惹祸，故须戒斗。戒斗的积极意义，即是以此饱满的体力精神用于正当的事业。

到了老年时，“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得，勉强解释为贪求。老年血气已衰，体力不济，如贪求事功，希望有所得，不但身体不能适应，而且事情也办不好，所以要戒得。礼记曲礼说“七十曰老，而传。”而传，就是要把事情交代出去，这就有戒得的意思。

翟灏四书考异：“淮南论言训，凡人之性少则猖狂，壮则强暴，老则好利，本于此章。”

戒色，戒斗，戒得，虽言养身，实兼修德。

孔子曰：君子有三畏。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

君子有三畏，君子包括在位者与不在位者。畏是恐惧而不敢违背之义。

天命：古注当善恶报应讲。何晏集解以为，天命顺之则吉，逆之则凶，所以可畏。皇疏举尚书伊训解释：“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刘氏正义亦举周易坤文言解释：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”这些解释都是以善恶报应为天命，与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语篇所讲的吉凶祸福大意相同。

大人：就是在位的人。刘氏正义引郑注：“大人，谓天子诸侯为政教者。”诸侯治国，天子治天下，各有权力维护朝野安定，不能干犯，所以可畏。或谓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，故须畏之。

圣人之言：皇疏：“圣人之言，谓五经典籍圣人遗文也。其理深远，故君子畏之也。”圣人的话含有深远不变的道理，记在经典里，流传后世，违之则有灾祸。所以君子畏之，而不敢违背。

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：何晏集解依老子道德经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”，解释小人不知不畏之故。国法如网，虽然严密，犯法的人尚有幸免者，天命如网，恢恢疏远，作恶之人无一能逃天罚，此理只是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才能知道。小人无道德无学问，所以不知天命，不畏天命。

狎大人：见大人有见大人之礼。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。所以有德有学，能知天命，亦能礼敬大人。小人相反，不知天命，亦不知礼，所以轻视大人。

侮圣人之言：侮是侮慢，小人无德无学，不知圣人所说的话皆是真理，所以侮慢圣人之言。民国以来，一般文人提倡废弃经书，就侮圣人之言，所得的结果，可为后世鉴戒。

此章前后两段，前段说君子，畏天命三句各有一畏字，后段说小人，句法则有变化，仅说

不知天命而不畏，然后接说狎大人、侮圣言。如此变化，即将天命、大人、圣言三者连在一起。大人，如天子，是替天行道者，古代帝王都是圣人，一言而为天下法，大人与圣言都是出于天命。小人既对天命不知不畏，所以对于大人与圣言也不知不畏。

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学而知之者，次也。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

孔子把人的资质分为上中下三等。上等的人是生而知之者，他生来就知道一些事理。次一等的人是学而知之者，他虽然不学不知，但是一学就会。又次一等的人是困而学之。孔安国注“困，谓有所不通。”不通就是心智不开，但能发愤求学，人家学一遍就会，他学一百遍才会。能够这样苦学，也能成功。就如中庸所说的：“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”最怕的是：“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天资既钝，又不肯求学之民，此最下等，不得称为学者。

困而不学，但说“民”斯为下，不说天子或诸侯者，因为古时人君自幼非学不可，平民则较自由，学与不学，听其自愿。但孔子说这话仍有激励其求学的意思。

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，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

九思，有一定的程序，不能颠倒。兹先列表，讲明动作次第，然后九思的意义便容易明白。

君子待人接物，开头即有对象，这是第一步，名为“对境”。怎么知道有这对象，即由视听而知。眼看对方的形象，耳听对方的声音，皆是对境。视听确实，则第二步即是“表态”。态是态度，包括面部颜色与容貌而言。颜色有青黄赤白黑，如羞耻则面红，怒则面色发青。容貌属于肌肉动态，如笑则解颐，怒则张目等。表态就是表现自己的颜色容貌等态度，君子必须自省。然后第三步就是“出动”办事。动是动作，不外言事二者。言是言语，事是行为。事情办完之后，有无过失，必须预防，所以最后是“防非”。这是九思最后的三条，疑、忿、得。疑而不决，来自愚痴，忿恨来自嗔心，得来自贪心。这三条都是过失，必须防范。

君子是求学的人，九思的思字，说文作睿字讲，引尚书洪范：“思曰睿”。依六书总要，则作“念、虑、绎理”讲。即依心念，经过考虑，抽绎出合理者，就叫做思。依内典百法明门论所讲的“作意、触、受、想、思”五遍行心所，则知“思”在“想”后，思的意义就是“令心造作”。礼记中庸篇：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学问经过思辨，始能正确实行。足见思字非常重要，所以求学的君子必须有九思。

视思明，听思聪：君子面对外境时，要思虑自己的眼是否看得明白，耳是否听得清楚，视听皆不能错误。例如孔子在卫国击磬，有人一听，即知孔子的心理，这就是耳聪。

色思温，貌思恭：君子与人相见，要思虑自己的颜色必须温和，容貌必须谦恭。中庸引毛诗大雅皇矣篇：“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”这就是讲温和之道。又如貌思恭，朋友见面，可以有笑容，如见长辈，必须肃敬，笑则失礼。依礼，长辈可以笑容接待晚辈，晚辈则不可以笑容对长辈。长辈见晚辈，应该低头看，是“俯而亲之”之义，晚辈见长辈，应该仰面看，是“仰而敬之”之义。

言思忠，事思敬：君子与人接洽事务，应当思虑自己所说的话必须忠实，又须思虑办事必须认真。敬与恭不同，恭从心，诚于中，形于外，敬字在此处讲，就是办事毫不苟且，应该办

到十分，就须办到十分，差一分就不算敬。

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；这三者是防非，事情办完以后，自己反省，往往有不少过失。防非就是防范过失。事有疑惑，自己不能解决，必须问人，不问便是永远愚痴。事有忿怒时，必须忍耐，不能对人发怒，否则对方怀恨在心，后来必有患难。无论财物名位，来归于我，都叫做得。见得当思是否合乎义理，合则接受，不合则不接受。思问、思难、思义，可以防治贪嗔痴。

孔子曰：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

“见善如不及。”意谓见到善人便觉得好像不如他，想要学他那样好。此即见贤思齐的意思。“见不善如探汤。”意谓见到不善的事情就像以手去探热汤，而不敢接触。孔子说，他见过有如此作风的人，也听过此人说过如此的话。

“隐居以求其志。”隐居时，读书修养，以求将来施展其志向。“行义以达其道。”遇到可以出来作事时，便出来作事，所办的事情皆合正义，如行仁政等，以达其所守持的道。孔子说，他听人说过如此的话，但未见过照这话实行的人。

此章前节，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，比较容易，所以孔子见其人、闻其语。后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则非普通人所能为，所以孔子闻其语，未见其人。孔子意在勉人难为而能为。

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其斯之谓与。

齐景公有马四千匹。既为大国之君，又有如此势力。然而，死的时候，人民想不出他有甚么善行可以称述。

古时伯夷、叔齐兄弟二人，饿于首阳山下，到孔子时代，人民还称赞他们。

“其斯之谓与。”王肃注：“此所谓以德为称者也。”刘氏正义以为此句上面当有脱文。

伯夷、叔齐，是殷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，兄弟让国，隐居首阳山。周武王伐纣时，夷、齐扣武王之马而谏，不可以臣伐君。武王左右欲杀之，经姜太公劝止，夷、齐离去。武王伐纣成功，建立周家天下，夷、齐耻之，不食周粟，遂在首阳山采薇而食。后有人对夷、齐说，此薇也是周家所有。夷、齐闻此语后，薇亦不食，七日饿死。史记伯夷传、皇侃疏等古注，均有详略不同的记载。

首阳山，马融注：“在河东蒲县华山之北，河曲之中。”其他各注考据，尚有好几处，均难确定。

伯夷、叔齐是否饿死于首阳山，尚有疑问，论语此章但说饿于首阳之下，未说饿死于首阳之下。

此章开头没有“孔子曰”，各注或疑非孔子语，或言是孔子语，但阙“孔子曰”三字而已。

陈亢问于伯鱼曰：子亦有异闻乎。对曰：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学诗乎。对曰：未也。不学诗，无以言。鲤退而学诗。他日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学礼乎。对曰：未也。不学礼，无以立。鲤退而学礼。闻斯二者。陈亢退而喜曰：问一得三，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

陈亢，字子禽，是孔子弟子。伯鱼，名鲤，孔子之子。

马融注：“以为伯鱼、孔子之子，所闻当有异。”

陈亢以为，伯鱼是孔子的儿子，孔子或有特别的道理教给伯鱼。所以问：“子亦有异闻乎。”

”子，称呼伯鱼。

伯鱼回答说：“未听过特别的道理。”但父子在家中当有说话的时候。因此，伯鱼将他在家中两次所闻告诉陈亢。

“尝独立。”孔子曾有一次独自站立在堂。

“鲤趋而过庭。”刘氏正义说：“称鲤者，将述对父之语，若当父前，子自称名也。”其实对友表示礼敬，也可以称自己之名。趋是快走，见长辈，不可慢行。伯鱼看见孔子站在那里，便快步走过庭中。

“曰，学诗乎。”孔子问鲤。

“对曰，未也。”鲤回答。

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这是孔子的话，省一“曰”字。孔子告诉伯鱼，不学诗，便不知言语之道，无法与人说话。皇疏：“言诗有比兴答对酬酢，人若不学诗，则无以与人言语也。”

“鲤退而学诗。”伯鱼说，我听了，退下来就学诗。

“他日又独立。”又有一次，孔子一个人立在那里。

“鲤趋而过庭。”伯鱼快步过庭时。

“曰，学礼乎。”孔子问鲤。

“对曰，未也。”伯鱼回答，未学礼。

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孔子告诉伯鱼，不学礼，不知如何立身。孔子教育，博学于文，约

之以礼。不学礼，求学、办事，都不成功，学礼非常重要。

“鲤退而学礼。”伯鱼说，我听了，退下来就学礼。

“闻斯二者。”照映前问：“子亦有异闻乎。”伯鱼结束回答说，我只单独的听过学诗学礼这两件事。

“陈亢退而喜曰。”陈亢退后，为何而喜。喜的是：“问一得三。”本问“子亦有异闻乎”一件事，结果得闻三件事：“闻诗、闻礼、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闻知学诗与学礼的重要，又闻知君子教儿子与教学生无厚此薄彼之异。“君子”，指“孔子”。“远其子”，指在教学上没有独厚其子的意思。

述而篇里，孔子曾说：“吾无隐乎尔。”圣人之学并无不传之秘，如果必求圣人的秘传，那就是学诗学礼。

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。邦人称之曰君夫人。称诸异邦，曰寡小君。异邦人称之，亦曰君夫人。

此章开头阙“孔子曰”三字，后儒疑非孔子之言，但依孔安国注：“当此之时，诸侯嫡妾不正，称号不审，故孔子正言其礼也。”则是孔子所说。程氏树德集释按语也认为此章古论、鲁论皆有之，并非后人任意附记。

“邦君之妻。”即是国君之妻。国君称妻为夫人，夫人对国君自称为小童。小童，未成人，是自谦之词。

“邦人”即是国人，国人称国君之妻为君夫人，意思是国君的夫人。

“称诸异邦，曰寡小君。”本国臣民向外国人称本国君之妻为寡小君。皇侃疏说：“自我国臣民向他邦人称我君妻则曰寡小君。君自称曰寡人，故臣民称君为寡君，称君妻为寡小君”

也。”

“异邦人称之，亦曰君夫人。” 外国人称我国君之妻，也是称呼君夫人。皇侃疏：“若异邦臣来，即称主国君之妻，则亦曰君夫人也。”

阳货第十七

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豚。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诸涂。谓孔子曰：来，予与尔言。曰：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。曰：不可。好从事而亟失时，可谓知乎。曰：不可。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孔子曰：诺，吾将仕矣。

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：依诸古注。阳货就是季氏的家臣阳虎，孔安国说他以季氏家臣而专鲁国之政，皇疏说他派人召见孔子，想叫孔子替他办事，而孔子恶他专滥，不与他相见。

归孔子豚，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诸涂：孟子滕文公篇也记载此事，归字作馈字，时字作瞰子，赵岐注：“瞰，视也。”依滕文公篇说：“阳货瞰孔子之亡也。”亡，即无，不在家。阳货视孔子不在家，赠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。孔子回家一看，不能不受，不能不回拜，因此，“时其亡也。”孔子也等候阳货不在家，往阳货家回拜。不料拜竟而还时，在路上遇见阳货。遇诸涂的“诸”，是“之于”二字快读而成，“之”字指阳货。涂是路途。

谓孔子曰：来，予与尔言：阳货对孔子说：“来，我与你说话。”从这个“来”字，可以看出阳货的傲慢态度。称呼“予、尔”，也可以见其无礼。

曰，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曰，不可：“曰”，此记阳货郑重的告诉孔子。怀其宝，皇疏：“宝。犹道也。”意思是说：“你怀藏宝贵的学问，不肯用出来，而任国家迷乱下去，这可以说是仁吗？曰，不可。”

好从事而亟失时，可谓知乎？曰，不可：阳货说：“你好从政事，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去时机，可以说是有智吗？曰，不可。”此话含意是说孔子不肯认识阳货，如肯认识阳货，便不失时。

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：阳货最后劝告，日子一天一天的逝去，岁月不等待我们。

孔子曰：诺，吾将仕矣：孔子许诺将仕。孔安国注：“以顺辞免害。”

“可谓仁乎，曰不可。”“可谓知乎，曰不可。”这两番问答，依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引明儒郝敬说，皆是阳货自为问答，以断为必然之理，并非阳货问孔子答。至“孔子曰”以下，才是孔子语。郝敬举例说：“此如史记留侯世家，张良阻立六国后，八不可语，有云，今陛下能

制项籍之死命乎，曰未能也。能得项籍头乎，曰未能也。能封圣人墓、表贤者闾，式智者门乎，曰未能也。皆张良自为问答。并非良问而汉高答者。至汉王辍食吐哺以下，才是高祖语。此章至孔子曰以下，才是孔子语。孔子答语只此，故记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别之。”

子曰：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

孔子说性，孔门弟子能了解其义的不多。颜子听孔子之言，无所不悦，曾子能知孔子“一以贯之”的道，这两位贤人当然能了解。子贡曾说：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既知性不可得而闻，惟须觉悟，则可证明他能了解一部分。后来儒家研究性的意义者，一是孟子，他在孟子告子篇里发表性善说。一是荀子，他在荀子性恶篇里发表性恶说。一是扬雄，他在法言修身篇里发表性善恶混之说。孔子只说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未说性有善恶，而此章历代诸注，不出孟、荀、扬三家之说，只有皇侃疏未用善恶解释。

孔子说性，与佛说性，无二无别。

释迦牟尼佛说性，释典分为体相用三方面解说，依据经注，体是本体，相是现相，用是业用。本体真空，但随因缘现相，相是假有，有相则有业用。体相皆无善恶，业有善业恶业，所以业用始有善恶。

孔子说性相近的“近”字，是说其前，习相远的“远”字，是说其后。体相用三者，先有体，次有相，后始有用。前指体相而言，后指业用而言。所以两位圣人所说的性，并无不同的意义，此非器量狭小持有门户之见的人所能了解。

俗儒一看到体相用，便认为佛家学说，实则不然，儒经未尝不讲体相用。周易系辞传纯为孔子之言，现在引用以下几条，以资证明：

“故神无方，而易无体。”古注以“阴阳不测”解释神。阴阳不测，非常微妙，所以无方。易是唯变所适，所以无一定之体。无方无体，即是本体真空之义。

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继之者善也。”依韩康伯之注说，道是“寂然无体，不可为象。”但阴阳皆是由道而生。虞翻说：“继，统也，谓干能统天生物，坤合干性，养化成之，故继之者善。”孔颖达正义说：“道是生物开通，善是顺理养物，故继道之功者唯善行也。”就各注所说，“继之者善”就是由体起用的意思，用始讲善。

“显诸仁，藏诸用。”显藏皆是作用。

“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，盛德大业至矣。”鼓就是动，性动即出现万物。本性之德盛大，业用亦大。大到究竟处，即是至矣尽矣。此皆讲用。

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”成象成形，就是讲相。至于六十四卦的“象曰”、“彖曰”，以及“吉凶无咎”，皆是相。

以体相用解释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便知性是体空，寂然不动，动则出现假相。体虽空，而性实有。这可用比喻来说明。如姜有热性，但看不见热，以手执姜，亦无热感，然而把姜吃下以后，身体便发热。由此可喻吾人实有此性，人生以及宇宙万有皆以此性为根源，此性亦遍及宇宙人生，而吾人以及万物此性原来相差不多，所以说“性相近。”性虽相近，但各人习惯不同，依照各人习惯发展，愈到后来则互相差异愈远，所以说“习相远。”性体真空，固然没有善恶，由性所现的假相，亦无善恶可言。例如人身，即是假相，在其既不为善时，也不为恶时，则此人身，便不能说是善身，也不能说是恶身，必须由此人身表现一些行为，或是利人，或是害人，始能说是善是恶，这些行为不是相，而是业用，习相远的“习”就是业用，善恶只是就业用而言。既是性无善恶，则欲明性者，便不能从善恶中求。诸注或说性善，或说性恶，或说性善恶混，皆是误解。

子曰：惟上知与下愚不移。

此句应依集解本，与前两句合为一章。

惟上智的“惟”字，承前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而来，虽然“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但是惟有上智与下愚不移。此说“不移”，就是不转变的意思。无论修道办事，不移方能成功。古注以上智为善，下愚为恶，也是误解，孔子在此处只讲不移，未讲善恶。

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。夫子莞尔而笑曰：割鸡焉用牛刀。子游对曰：昔者偃也

闻诸夫子曰：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子曰：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戏之耳。

武城在今山东省，当时是鲁国一个小邑，依孔安国注，子游此时作武城宰，犹如今日的县市长。

“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。”之武城的“之”字，作适字讲，是到的意思。孔子到了武城，听见弦歌的声音。刘氏正义引周礼春官小师“管弦歌”郑注：“弦、谓琴瑟也。歌、依咏诗也。”贾公彦疏：“谓工歌诗，依琴瑟而咏之诗。”诗是歌辞，有声调，可唱，琴瑟是乐器，以琴瑟弹奏诗的声调，再依声调唱诗，即是弦歌之声。

“夫子莞尔而笑曰：割鸡焉用牛刀。”孔子微笑说：“杀鸡何用宰牛的刀。”孔安国注：“言治小何须用大道。”

子游对曰：“昔者偃也，”偃，子游自称其名，“闻之于夫子说，在位的人学了道，就能爱民，民众学了道，就容易使令。”孔安国注：“道，谓礼乐也。乐以和人，人和则易使。”纯正的音乐，如诗的雅颂之音，可以调和人的性情，配合礼教，就是礼乐教化之道。民众学了礼乐，与君子志同道合，对于君子爱民利民的政令必然拥护，所以易使。

“子曰：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戏之耳。”二三子，是随孔子到武城的诸弟子。孔子对诸弟子说：“偃的话是对的，前面我说的是一句戏言而已。”

礼记学记篇说：“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。”春秋时，庠塾之教渐废，所以雅颂之音不作。子游作了武城邑宰，实施庠塾之教，学习的人很多。孔子到武城，听到弦歌之声，一时高兴，便说了“割鸡焉用牛刀”这句戏言，足见圣人言语也有轻松的一面。但在轻松的言辞里，却能显示礼乐教育的重要，即无论治理天下国家，以至像武城这样的小邑，都要实施礼乐教育，这才是为政之道。

公山弗扰以费畔。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说，曰：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子曰：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。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。

费是鲁国季氏的采邑。公山弗扰，皇本作公山不扰，邢疏以为弗扰就是左传里的公山不狃，字子泄，为季氏费邑宰，他与阳虎共执季桓子，据费邑以畔。畔通叛字。

公山弗扰何时叛季氏，是何原因，均难考证，只可按本文讲解。

公山弗扰以费邑叛季氏时，使人召孔子，孔子欲往。“欲往”实际未往，如“子欲居九夷。”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”都是一时感叹语。

“子路不说曰。”“不说”就是“不悦”。子路不高兴的说：“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”孔安国注：“之，适也，无可之则止，何必公山氏之适。”此意是说，夫子无处可往，就罢了，何必往公山氏那里。

孔子告诉子路说：“召我者，岂徒然哉。如有人用我，我当为周天子而行。”古注东周西周之说，不必多考。

公山弗扰叛季氏，召孔子，事在何时，史说不一。史记孔子世家说，在鲁定公九年。崔述洙泗考信录、赵翼陔余丛考，都是据左传记载，在定公十二年，而且认为孔子这时已为鲁司寇，没有召孔子的道理。其他诸注议论纷纭，事皆难考。还是存疑较好。

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请问之。曰：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

子张向孔子问仁。孔子答复，能行五事于天下，便可称为仁人。

“请问之。”请问是那五事。这是子张再问孔子。

“曰，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”孔子再答复。先说出五事的名称，以下分别解释：“恭则

不侮。”恭敬人，则不被人侮慢。不侮，孔安国注：“不见侮慢。”邢疏：“言己恭以接人，人亦恭以待己，故不见侮慢。”

“宽则得众。”宽厚待人，则人悦服，故能得众。

“信则人任焉。”言而有信，则能得人信任。

“敏则有功。”做事敏捷，则能成功。

“惠则足以使人。”给人恩惠，人必感恩图报，故足以使用人。
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昔者，由也闻诸夫子曰：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。子曰：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缁。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。

这是晋国的一次内乱，史事难考。据史记晋世家记载，晋国自昭公以后，六卿日渐强大。六卿就是韩、赵、魏、范、中行（原姓荀）以及智氏。后来智伯与赵、韩、魏合力灭范氏及中行氏，共分范、中行氏土地以为邑。不久赵襄子、韩康子、魏桓子，又共杀智伯，尽分其地。最后三家分晋，而为韩、赵、魏三国的结局。当时六卿时挟晋君攻伐异己，各自扩张私家权利，而无公是公非。

“佛肸召。子欲往。”佛肸，读弼夕。皇本佛肸作佛盼。孔安国注，佛肸是晋大夫赵简子的邑宰。清儒刘恭冕氏引史记孔子世家：“佛肸为中牟宰，赵简子攻范、中行，伐中牟。佛肸畔，使人召孔子。”以中牟为范、中行之邑，佛肸是范、中行之臣。翟灏四书考异也说：“简子挟晋侯以攻范、中行，佛肸为范、中行家邑宰，因简子致伐距之，于晋为畔，于范、中行犹为义也。”这与前章公山氏召孔子相似，孔子也欲往。

子路不以为然。他说他从前曾听夫子说这两句话：“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”然而现在佛肸据中牟反叛，夫子往他那里，这将如何说呢。“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”就是本身作不善之事的人。“君子不入也。”君子不到他那里。

“子曰：然，有是言也。”孔子答复子路，是的，我是有此一说。“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缁。”但我不是也有坚白之说吗？真正坚的东西，怎样磨也不会薄。真正白的东西，怎样染也不会黑。

孔安国注：“磷，薄也。涅，可以染皂。言至坚者磨之而不薄，至白者染之而不黑。喻君子虽在浊乱，浊乱不能污。”淮南子俶真训：“以涅染缁。”高诱注：“涅，矾石也。”矾石有青白黄黑等多种，此指黑色矾石，称为皂矾。

潘氏集笺举周礼考工记轮人：“轮虽敝，不甗于凿。”注，甗，旧本或作邻，邻读“磨而不磷”之磷。不甗，有不动、不敝、不伤之义。

“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。”匏瓜老熟时，其皮坚硬，去其腐瓢，可作瓢壶等用具，所以生长时，系在藤上，而不被人摘食。皇疏又有一说：“匏瓜，星名也。言人有才智，宜佐时理务，为人所用，岂得如匏瓜系天，而不可食耶。”皇疏此说可从。孔子的意思是说，他不能像匏瓜星那样悬系在天空，而为不可食之物。比喻他在世间不愿做无用之人。

孔子的道德已达至坚至白之境，不论处在怎样的浊乱环境，不受丝毫污染或伤害，一心为了行道，所以，公山氏召，佛肸召，都有欲往之意，但是结果都未往，自有未往的道理，非古今诸注所能了然。

子曰：由也，女闻六言六蔽矣乎。对曰：未也。居，吾语女。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。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。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。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。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

何晏注，六言六蔽，是说仁智信直勇刚六事。

蔽是覆障之义。刘氏正义又引荀子解蔽篇注：“蔽者，言不能通明，滞于一隅，如有物壅蔽之也。”蔽字作覆障讲，或作壅蔽讲，皆可，其义是使人不能通明事理。六蔽对六言而言，就是蔽六言者。好学则能明其事，明其理，解除六蔽。

“由也，”孔子与子路谈话时，呼子路之名说：“女闻六言六蔽矣乎。”女，就是汝。“你听过六言六蔽吗？”刘氏正义说，六言六蔽是古成语，孔子以此问子路。

古时人席地而坐，先以两膝著席，再以尻著足跟。见长者问，依礼起身而对。起身就是直起腰身，而为长跪。依孔安国注，子路原来坐在那里，一听孔子问他，便起身对曰：“未也。”未闻六言六蔽。

“居，吾语女。”孔安国注，居当坐字讲。孔子命子路：“坐下，我告诉你。”以下便是孔子告诉子路的话：

“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。”好是喜好。孔安国注：“仁者爱物，不知所以裁之则愚也。”依邢昺疏说，好施与，叫做仁，若但好仁，而不好学，不知所以裁之，所施不当，则如愚人。裁之，是裁度适中的意思。愚是愚昧。只好行仁，不能裁度使其适中而行，其行是否恰当，不得而知，便是愚昧之举。这是好仁而不好学之蔽。

“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。”知就是智。荡是放荡。孔安国注：“荡，无所适守。”好智的人如不好学，只知展现自己的才能，不顾道德的规范，所以放荡而无操守。

“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。”贼，皇疏作害字讲，以为不学而信，则信得不合宜，以致危害其身。皇疏并引江熙说，古时有一信士，名尾生，与女子约会于桥下，女子未至，而洪水至，尾生守信，抱桥柱不离，淹死于水。此即不学而信之蔽。刘氏正义引管同四书纪闻说：“大人

之所以言不必信者，惟其为学而知义所在也。苟好信不好学，则惟知重然诺，而不明事理之是非。谨厚者则矻矻为小人。苟又挟以刚勇之气，必如周汉刺客游侠，轻身殉人，捍文网而犯公义，自圣贤观之，非贼而何哉。”

“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。”泰伯篇：“直而无礼则绞。”马融注：“绞，绞刺也。”皇疏据此义解释说：“绞犹刺也，好讥刺人之非，以成己之直也。”直是美德，但须好学以合中道，否则如子路篇所记：“叶公语孔子曰：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”刺人之非，以至刺到自己的父亲之罪，可以说是绞到了极处。这是只好直而不好学之蔽。

“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。”本篇里面另有一章说：“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。”邢昺疏据以解释此章：“勇谓勇敢，当学以知义。若好勇而不好学，则是有勇而无义，则为贼乱。”义字，中庸说：“义者宜也。”因此，释名解释义字说：“义，宜也，裁制事物使各宜也。”凡事不宜，便是乱。好勇而致于乱，是由于不能配合好学之故。

“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狂，孔安国注：“狂妄，抵触人也。”公冶长篇，孔子曾说：“吾未见刚者。”邢昺疏：“刚者质直寡欲。”质直寡欲，固然很好，但如只好刚而不好学，偏于刚强，不得中和之道，便致言语行为抵触他人。

仁、智、信、直、勇、刚六者，各有表现的事实与所依据的道理，事实则非常繁杂，道理则非常精微，如果只好六言中的任何一言，而不好学其中的事与理，便不能中道而行，因而各有其蔽，所以好仁等，不能不好学。

子曰：小子何莫学夫诗。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

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

<https://d.book118.com/717066044034006151>